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 
第一三二回 到石穴前非痛悔 游玉女故轍仍循

西山道人與椒、蜻二子被風吹起，簸揚半空，轉轉旋旋，欲墜不墜。椒花子笑曰：「今日之風，好比世人代人謀事，不與完結，將托謀者掛於岸畔，上不能上，下不能下焉。」蜻飛子曰：「吾等為風簸弄，愁悶不堪，爾還有心談及世事。」椒花子曰：「人遇患難，不將心兒寬著，又如之何哉？」西山曰：「閒言休講。爾我皆山精所成，如風息時，落在山間猶可，倘落於水，安望生還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吾觀三位女子皆屬山妖，此風係彼使之，何得墜於水內？」蜻飛子曰：「爾言固是，然前面汪洋在望，非河即海。探此風勢，似乎欲墜，可奈何？」椒花子曰：「風勢既欲下墜，吾等善能驅風，諒不至墜於銀河。」言尚未竟，其風愈大，直掩三人向上而吹，若與天近。三人閉目，任其所之。椒花子曰：「吾等今日豈是昇天之日乎？」西山曰：「風不下墜，昇天上尚有所待；如其下墜，一入於海，昇天可在片時。」蜻飛子曰：「海濤聲吼，胡在耳邊？」西山曰：「吾等被風狂舞，目閉已久，未知此際身在何處，且睜目視之。」二子曰：「可。」及至視時，歷水不過尺許。三人駭甚，急力驅起妖風。無奈妖風不靈，竟墜水面。幸而水性如土，未能沉入。然見此波翻浪湧，寸步不敢行。正望救時，上流一舟打槳而至。三人連聲呼曰：「舟人救我！舟人救我！」舟尾一蒼老叟持橈緩推，似有所聞，昂首四顧。椒花子復招以手曰：「吾等在此。」老叟見而詢曰：「爾欲登舟乎？」三人曰：「然。」老叟不慌不忙，將舟推至。剛欲登矣，耳聞艙內有女娘聲曰：「舟子且慢，欲上吾舟者，吾有言問之。」老叟停橈，向三人言曰：「吾舟內姑娘聞爾輩要登此舟，有言相詢。」西山曰：「問彼有何言語，快快詢之。」

如再遲延，人命關天關地。倘將吾等淹斃，恐爾王法難逃。」老叟笑曰：「爾見吾舟姑娘，自知王法。」不一時，艙內走出三女，嬌聲詢曰：「何人欲登吾舟？」西山道人私謂椒花子曰：「此吾等之對頭也，如何彼又在茲？」椒花子曰：「身陷水面，生死攸關。且低著頭兒暫為哀求，如許上舟，再作計較。」西山尚未回言，三女娘曰：「爾輩欲上此舟，須允吾婚姻方准。」西山曰：「吾等習道，四害久絕。婚姻一事，絕不能從。」女娘曰：「爾如不從，霎時必死於水。」西山曰：「爾言如是，是河若此其闊，豈別無舟楫乎？」女娘曰：「此河名為『金舟』，只有吾舟方能推移，別舟到此，必沉水內，為水族所噬。況未過午刻，水性如土，不能淹人。午刻過時，即輕如鴻毛，亦必沉之。爾如願生，則從吾言。否則，吾舟去矣。」椒花子曰：「事當從權，不如暫允其說。」西山曰：「如此亦可。」計議已定，同聲應曰：「願從爾說，祈速渡吾。」女娘欣然，即命老翁推舟以渡三人。剛登舟上，三女娘各攜一人，擁入船艙而去。

三緘自將玉鏡照及紫花娘等六人，鳳春三女業已蘇轉。又呼善成、紫玉來至臺下，以鏡照之。二人昏絕，魂遊臺外。倏被狂風一捲，卷至海西地方。紫玉思到出身之區，竟投山後。

惟善成暗計：「才在講道臺，如何片時又至此地？此必吾師之障目法也。」及細視之，實係當年出身舊穴。於是將身一扭，化及本相，直入海子。剛到穴外，忽為守穴小妖所見，忙報入內。內面群妖趨出，跪而迎曰：「不知龍王今日回宮，接駕來遲，望其恕罪。」善成極目，果是前日所驅使者。久未相見，不免動了一番憐憫之心。群妖迎入，訴及別後情景，咸相悲泣。

泣已，即排酒宴，與善成飲。俄而穴外四妖扭一人至，善成問曰：「此人何來？」群妖曰：「龍王歸來不易，小妖等無好供奉，因在村中捕捉一人，以充肴饌耳。」善成睹此，條然驚曰：「吾前者肆行無忌，酷喪人命，以快己口。而今從師習道，必抱仁慈。每念當日所為，不勝痛悔。即至細至微之物，久不忍傷，況人乎？爾等與吾好好送歸原地。」群妖曰：「龍王以吾輩所供之不恭乎？」善成曰：「非也，凡物皆天地所生，爾傷其生，即有拂乎天地，天地又安能容爾而不文其生？爾等自今宜以人命為重，不可擅傷一人。各存人心，上天必愛，自能轉世，不墜物類焉。」群妖曰：「如龍王言，世之好喪水族者多矣，何天不加厭惡乎？」善成曰：「天欲誅人，必有所恃。非若人之愛，即加諸惡，即墜諸淵也。」群妖喜曰：「王言金玉，婢等體之不忘。他日龍王如得升仙，還須提攜一二。」善成曰：「這是自然。」群妖聞言，欣喜不盡，忙將村人解釋，送歸原地。

無何宴罷，善成別了群妖，欲回萬星臺。駕上海雲，逕由金丹河而去。正行之際，遙見一舟來自上流，氣時現乎清濁。

善成異，遂隱於水面以視之。是時，西山道人與椒、蜻二子正被懷春、情、意三女擁入艙中，媚獻百般，總求蘭房之樂。椒、蜻二子謂西山道人曰：「爾意如何？」西山曰：「吾等修煉多年，敢貪片刻歡娛，自墜孽海？」情、意二姑曰：「爾不應允，何必在吾舟耶？」懷春曰：「二姊姊毋庸與語，是乃無情男子也，可並棄之。」但見懷春噀口一嘔，復將三人吹至河心而墜。

剛墜水面，善成驚曰：「此吾道兄也。」速化一大龍，負三人於背上，竟抵河岸。三人上岸後，善成隱去前身。方欲究詢來由，倏忽不見，不知三人已蘇轉矣。三緘笑曰：「習道心堅色不迷，飛升玉府可深期；急歸廬內勤修煉，指日成真脫舊皮。」三人拜罷師言，各歸舊所。善成在岸不見了西山三人，以為他游，亦不在意。回想自與紫玉道妹同出萬星臺，未知而今彼向何往，茲欲歸矣，不免到海子後山尋之。遂駕風車，直投山後。

且言紫玉與善成分手，來到故址，見紫棠花樹憔悴欲死，暗暗感傷。正扶著樹兒思念前事，山巔之上陡起狂風，吹下黑氣一團，竟到紫棠樹前，將紫玉攙住。紫玉聲喊救，已為善成聽得，尋聲追之，追至山巔，瞥見三四漢子，雄偉可怕。善成強壯其膽，吼謂之曰：「凡屬妖部修成，當存一片仁慈，以期改頭換面。胡得悖上天妒生之意，敢在此地攫人而食乎？」三四漢子曰：「吾等所奪，非民間女子，乃紫棠花妖。以妖奪妖，何關爾事？」善成曰：「紫棠與吾現投三緘仙官學習大道。」

爾速釋彼則已，不然，吾稟吾師，立焚爾輩巢穴！」漢子曰：「既投仙官學道，宜有定所，為甚遍遊不毛？是必假習道為名，而懷春有願者。吾等奪回山內，與吾大哥作一夫人，有何辱彼？」善成聆言怒極，手執龍頭鐵塔，向漢子打來。漢子手執虎首鋼叉，兩相格鬥。無如善成之力雖大，奈漢子人眾，四面夾攻，片時之間，已為所束，同紫玉幽禁一穴焉。漢子曰：「爾二人如結了夫婦，吾方釋爾。否則，幽禁在此，休想得也。」言罷寂然。

又說蛛龍、蛛虎，三緘呼至臺前，照以玉鏡。二人自覺出了萬星臺，蕩蕩飄飄，時而上至雲端，時而下臨海島，不由自主，東倒西歪。忽見一山高聳前面，蛛龍曰：「前山高聳，恰似玉女。此係吾等出身之地，不如歸去，看看巢穴若何？」蛛虎曰：「可。」兄弟於是將風車按下，墜於山麓。曲折而上，已至洞門，只見舊壩依然，前日聽令諸妖，或倚洞而眠，或閒遊洞外。突見蛛龍兄弟，欣相謂曰：「吾家妖王歸矣。」遂迎入洞。蛛龍謂之曰：「爾等在茲，可受他妖欺壓否？」群妖泣曰：「玉女山右自妖王去後，不知何地來一蜂妖，霸居此山，極其暴虐。雖小妖等亦聽驅使，稍有不到，即加鞭撲。」言猶未已，蛛虎怒曰：「蜂妖膽敢如是！」即持殺人利刃，要去誅之。蛛龍曰：「弟性何急？爾我弟兄如今習道從師，不比當年，還須忍耐。」蛛虎曰：「弟性素躁，恨不一口吸此蜂妖。」蛛龍曰：「適在講道臺聽講大道，今又倏忽來到玉女，恐師以幻鏡試吾兄弟也。爾何復蹈故轍乎？」蛛虎曰：「明明是玉女山，何言師試？」蛛龍再三勸止，蛛虎隱忍於心。俟蛛龍煉功時，統領群妖，暗至山右洞前，與蜂妖大戰。奈妖殺法勝於蛛虎，蛛虎自量戰彼不過，忙呼妖卒，將陰羅布下。蜂妖欲擒蛛虎，不知陰羅厲害，竟罹於其上。蛛虎趕上前去，一口吸之。吸已，而謂小妖曰：「吾久未食妖物，不堪愁悶。茲得蜂妖入口，爽快之至。爾等於山前山後常常探著，如有妖至，速報吾知。切忌漏泄風聲，恐吾大兄知而見責。」小妖曰：「吾等自知，不必妖王囑咐。」兄弟在洞居住不提。

善成、紫玉為四大漢子幽禁已久，一日，紫玉謂善成曰：「不知四大漢子他是何妖，將吾二人幽禁在此？」善成笑曰：「此正爾我之奇緣也。」紫玉曰：「如何？」善成曰：「吾在萬星臺見得道妹貌容，久有配爾之意。今承山妖幽禁，正好結配鴛鴦。未識道妹心中以為可否？」

